

筆記小說大觀

集

清陸長春著

香飲樓賓談

全

進步書局校印

平江府志

卷之四



清
陸長春著

香飲樓賓談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香飲樓賓談提要

是書乃清吳興陸長春氏所著香飲樓為
延賓之所佳客賁臨清談竟夕筆以記之
破牢愁抒積懣奇聞佚事絡繹毫端有議
其不離說部窠臼者然千潭一月無徃非
佛性無在非文機先生為駢文好手此特
其餘事耳

香飲樓賓談序

昔人有言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之近日稗官野史汗牛充棟陳陳相因了不為異即使作者下筆無拾人牙慧之心而閉門造車出而合轍者未易更僕數是稗官野史之欲去陳言不難之又難乎香飲樓賓談一書為烏程陸君名長春所撰著墨不多命意亦頗高遠雖所紀各事間有不脫前人科臼之處未免為白璧微瑕然古之君子責人也輕以恕責己也重以周目論者好持人之短長試命其操筆為之勦襲雷同之弊有什伯於是者嗚呼居今之世著書固難持論尤難且獨不觀夫人乎飲食男女大欲存焉死亡貧苦大惡存焉造物非不欲屢易新奇而卒至陳陳相因僅與以改頭換面者無他反乎欲惡之常即不得謂為人也稗官野史亦當作如是觀

光緒丁丑牛女渡河之夕南州縷馨僊史漫書

香飲樓賓談目錄

卷一

羅漢寺

姑姪觀音

太倉女子

仙丐

姚文僖公

李玉桂

郭小瓊

秀姑

金陵道士

神醫

嘲學使詩

南昌獄

周生

龜將軍託生

牆洞解元

髮怪

易屍

西施井

骷鬼

禾農

狐仙

董某

休寧生

斃蛟

螺精

五門

飛紅

玄妙觀匾額

乩示闡題

醫貧

符老常

史酒徒

盜銀

登科兆

吳烈女

畢制使客

王子微

茅蓬真人

乳花娘子

額外生員

峨嵋盜

女丐詩

矮屋長槍

淨慈寺匾額

搶親

溺犯

無常鬼助考費

宜興幕客

火神

徐穩婆

一廟三怪

光祿家婢

肉身土地

錢翁

西湖花神廟

青龍盤柱

卷二

沙三爺

錢愚兄

盜舟對聯

葉小鸞降乩

顧學士黃鶯兒詞

沈和尚

藕香

姚生

逃走唐明皇

假無常

香暈

武進盜案

神州冤獄

雷神摸臉

一旦生員

武聖靈籤

姚秀才

醫疔

董少宰

湘潭狐

三虎

沙七

鐵肚皮

楊姬

朱醫鼻

蔡三

犬報冤

石人

元妙觀狐

汪一元

驚報

嚴笛舟回生

鬼詐

乩仙射覆

觸體

恩情廟

女創子手

牛兒

樓下

潘封翁

胡書城

陝盜

紙貨

顧某

河神

龜移家

徐氏二女

香飲樓賓談卷一

清 烏程陸長春著

羅漢寺

江西贛州府城有出水寺。以寺出泉水故名。殿宇嵯峨。香火特盛。遠方行脚多挂搭其中。一日薄暮。有丐者十八人至寺假宿。寺僧憎其穢。拒不納。丐曰。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一丐以壁灰書殿楹云。出水不出僧。只留一僧點香燈。蹋歌而去。近城田村有古寺。傾圯已久。壞佛殘僧。荒烟滿徑。是夕羣丐投宿於此。僧款待甚殷。支扉為牀。鋪草代薦。瓦燈無油。燭松枝以燭之。僧視羣丐就寢。始去。次早寺門未闢。羣丐已渺。所卧扉俱現羅漢形。若名手繪畫。形貌如生。枕邊各遺書一卷。視之乃羅漢經也。遠近聞異。咸來瞻禮。捨金帛。就扉上形。塑羅漢像十八尊。像成而扉痕滅。僧更募緣修殿宇。土木並舉。金碧煥然。因即名羅漢寺。經函度置小閣。求觀者無虛日。觀察某公性好佛。就僧丐經一函。迎歸署中。襲以錦綵。敬謹持誦。越日經已杳。至寺偵之。仍歸故處矣。僧益竇護。至今存焉。出水寺僧惡殿楹題字。洗之跡益顯。嗣後僧衆寥落。非死即遁。一僧僅存。守香火而已。

姑姪觀音

長汀黎槐曾士宏仁恕堂筆記載永新縣春秋賽會。各鄉事劉先主為案神。兩鄉爭道後先互關於縣。詞稱彼家劉備。欺我家劉備。予閱之大笑。當堂作洛陽春詞一闋云。笑殺兩家劉備。空爭閒氣。一身且自不相容。還要桃園結義。多是小人生事。有何關係。輕輕十板各歸家。還算縣官省事。各扑其首事而遣之。偶閱楊升庵丹鉛雜錄載兩鄉各祀觀音大士。大鄉者語小鄉者曰。我大鄉觀音應稱姑。汝小鄉觀音應稱姪女。真堪絕倒。鄉愚好勝無知。古今如一轍也。

太倉女子

偷兒童七。工穿窬術。昏夜所至。必無虛返。一夕行竊太倉某巨室。其家屢被盜。防守甚密。童不知也。既穴垣入。重重去其戶。攘預備出路。返身入室。將發箱櫃。忽火光一閃。有十七八好女子。紅襖錦袴。舞雙劍。從帳中躍出。直刺其背。童駭而逃。幸門已先啟。得無阻。女追之。劍光如雙白龍。旋繞其後。將為所及。童窘極。見道旁有河。遂自湛焉。素習水性。伏久之。探頭出視。女猶倚劍立河側。乃潛行至隔岸。出水踉蹌遁。明日訪之。知女為巨室新娶姬人。蓋精於劍術者。

仙丐

松江城中來一跛丐。膿瘡滿體。形甚穢惡。市人見其來。輒趨避。好施者或遙擲錢與之。一日至臨河茶肆。飲傭保咸加驅叱。丐曰。人飲我亦飲。囊中自有錢。乃公獨非主顧耶。遂入踞坐。不得已。予茶一甌。丐且飲且歌。剝身上瘡痂。置茶甌中吸。見之者無不嘔惡。座客多引去。傭保爭起逐丐。丐笑曰。如此美味。乃公自享之。與若輩何與。投錢而去。視茶甌餘痂尚存。傭憎其穢。投諸河。俄現五色蓮花十餘朵。光豔奪目。香烈異常。觀者如堵。有頃乃滅。始知丐為神仙中人也。

姚文僖公

吾湖姚文僖公文田。少時嘗從羣兒嬉於敗屋中。一兒後至。見有神甕。鑿黃金甲。貌穢惡可畏。挺身立檐下。以手拒椽。若不使覆壓者。兒驚怖疾走而啼。衆聞兒啼。爭出問故。公亦隨之出。屋遂壓。金甲神亦不見。人謂遇難獲免。羣兒中必有貴顯者。後公果以第一人及第。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

李玉桂

河間紀文達公。明某科曲禮部試。同考皆少年翰苑。榜既發。新進士謁見。公袖出一

詩分送各簾官。中一聯云。今日門生頭磕地。明朝師母脚朝天。見者莫不掩口。又有小門生李玉桂來謁。公問僑寓何所。對曰。小寓松筠庵。公忽大笑不可遏。李問故曰。無他。適得一對耳。李玉桂小寓松筠庵。潘金蓮大鬧葡萄架。其善謔如此。

郭小瓊

浙江糧艘俱道出松陵。千舳蟬聯。邪許之聲。達於遠近。有葉生者。弱冠入郡庠。儀容都雅。當浙艘過境。於河濱觀之。見一船標嘉興白糧幫某號。運丁郭鳳高。船紅窗洞開。一女子刺繡其中。桃鬟星靨。嬌豔動人。生方注視。女回頭見之。顰眉微粲。相與目成。而舟已挂蒲去矣。生形神若失。意不能捨。買小舟尾之。女見生。知其為己來者。時於窗中露半面。眉語遙傳。眷戀備至。至吳門。生假資斧於其友。為長行計。隨郭舟而進。或左或右。相去甚近。見女常翻弄書籍。揣其識字。乃書片紙。揉作團。乘間投之。大畧述傾慕之意。且言銀河咫尺。可望而不可親。藍橋女若俯念裴航。幸勿吝瓊漿之賜也。女答書云。君意拳拳。妾所深感。艙中止老父一垂髻婢。若有隙可乘。當邀相見。毋遽歸。未署郭氏小瓊。生得之大喜。舟泊蘇州。水手皆登岸。女私語生曰。今夜父赴席某所。俟篙工俱寢。可圖良會。生益喜。靜以待之。二鼓後。人聲寂然。女開窗招生。攀

援而入。生喜近麗人。神魂俱蕩。即求緩約束。女詳詢家世。且要以盟誓。語絮絮不能休。方欲解帶。而女父已返。生惶遽。從窗中躍入。已舟幾墮水。幸舟子皆熟睡。事得不敗。明日見女。則雙蛾緊鎖。秋波微汪。與生隔舟凝睇。遙相寄恨而已。至京口。生舟小不能渡江。而糧艘合幫並發。檣帆似薺。轉瞬間。郭舟已渺。生見波濤險惡。且前去尚有黃河之阻。乃廢然而歸。初生之隨女舟而行也。其家到處尋訪。迄無影響。生母晨夕涕泣。疑其已死。至是見生歸。甚慰。詢所自來。詭云。遇友人拉往蘇臺。小住旬餘。日母亦信之。生念女綦切。寢食俱廢。母為議婚。輒以他事梗之。冀漕艘還南。浼人達女父。聘女為室。至冬。空運盡回。日往河干偵伺。浙幫銜尾而過。一一心數。而女舟杳不可得。詢之幫中。云其船於黃河遭風。父女僅以身免。郭以責償米石繫獄。女已售宦室矣。生悲慟幾絕。抑鬱遂病。累月始瘥。回念彼美多情。實此生奇遇。今飛花飄泊。再見無由。每吟唐人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之句。輒歎歔泣下。明年。生鄉闈報捷。入都赴禮部試。謁座主侍郎某公。詢家事甚悉。且問有室否。生言曾與木中郭氏有約。後其家隨糧艘北上。音問阻絕。尚未委禽。侍郎曰。吾往年買一姬。入門哭泣。自陳為吳江葉秀才妻。因其有夫。麾使去。而女已無家可歸。憐而蓄之。今見足下。

疑其相似。生請一見紫雲。女出視之。果小瓊也。相持而泣。侍郎怪之。復詢得前事。笑曰。名士悅傾城。固宜爾。此宿世緣。吾為君了之。館生於家。擇日為之合卺。女復求侍郎。黃緣釋其父。是科生下第。遂偕女南旋。女自黃河破舟後。懼涉風濤。生亦淡於榮利。值春閨。輒推病不赴。愛玩賢妻。有高柔之志焉。

秀姑

瑞安有數士人。為扶鸞之戲。此書一詩云。晴雲都散一天空。為結來緣到浙東。踏遍橋西雙柳渡。繡裙低映石榴紅。少頃。又書云。青樓舊夢。紅粉新愁。念余情之信芳。悔前生之多誤。郎心莫定。竟如柳絮之隨風。我命不辰。徒託落花於流水。貴人繫馬。公子停車。歲月空過。不覺門前冷落。容華易謝。方知鏡裏虛無。是以鶴骨支離。鴛衾顛倒。香魂一縷。遠返瑤臺。頑石三生。忽沉苦海。陰風凜凜。吹殘白紙之衣。冷月淒淒。照徹黃泉之路。罔兩為侶。狐兔成儔。祝上帝之好生。得超陽界。冀諸君之大德。為啟生途。我願得償。君恩不負。心香一瓣。禱祝俟之。復又書云。妾秀姑。瑞安人。夫王士建。流寓烏程。誤入樂籍。歿後停柩於湖城東門外。觀音庵大殿後。君等到彼。為我掩埋。功德無量也。諸人咸相歎異。因共醵金。遣人至湖。經理其柩。東門外並無觀音庵。訪之。

故老亦無有知秀姑其人者。豈才鬼託名以弄人耶。

金陵道士

金陵市中有道士。衣履垢敝。肩負一兒。貌甚醜。道士時以舌舐其面。涎唾淋漓。至一藥肆索錢。坐兒櫃上。遺其矢。肆中人爭相詬詈。道士曰。請無怒。仍令噉之。何如。乃按兒項令噉矢。嗚咽有聲。噉盡。負兒去。視之所負者。乃一葫蘆。疑為仙。追之已渺。櫃遺乾矢少許。奇香酷烈。知是丹藥。以此微投藥中飲之。病立起。求者踵相接。矢盡。刮櫃木屑與之。亦殊驗。獲錢無算。至洞其櫃乃已。

神醫

吳門薛生白徵君。雪神於醫。治疾屢著奇效。嘗遇數人昇新棺出城。棺縫中血水淋漓。其色甚鮮。薛曰。止。若等昇活人奚往耶。昇者曰。此某家產婦。死已越宿。奚言活也。薛固爭其不死。開動一市。適縣令至。詢得其故。令素重薛名。曰。君能起死人而肉白骨。誠善。萬一不能活。開棺之罪。將誰承之。薛因索紙筆書自甘承罪狀。遣告喪家。其夫亦至。乃發棺視之。薛曰。此兒抱母心故暈絕。一鍼可活。以長鍼刺其心窩。婦大呼一聲。兒已下。而婦亦漸蘇。視兒手則鍼眼存焉。令連稱神醫而去。越日。夫具禮踵門。

謝薛笑而却之

嘲學使詩

刑部侍郎某公視學兩浙。搜檢極嚴。新進儒童。字畫稍有舛錯。必痛加扑責。士林恨之。有無名子作詩云。天教吾輩受飛災。司寇今年視學來。歲考諸生佯告病。鄉場多士怕遺才。老童懷挾都搜盡。新進手心俱打開。縱使明刑堪弼教。須知桃李要栽培。

南昌獄

江西南昌縣某商。夜送客於門。見一人持紅氍包。立於庭側。因與客語。未暇致詰。客去。其人已杳。疑為偷兒。炳燭大索。徧內外不得。忽於廳角見紅氍包。啟之。則一人頭血淋淋。似新割者。商大駭。鳴於官。官命懸頭於竿。招人識認。數日均莫識。亦無以殺人控者。市人聞貢院中羣鴉啁啾。若爭物狀。知必有異。白於官。啟鑰入視。見人腸盤繞堂柱。肝肺挂庭樹間。乃并其首瘞焉。而置商於獄。貢院終歲局閉。不知何從而入。肢體又在何處。商繫獄累年。事終不白。乃以重賄資。緣得釋。而家已耗矣。

周生

吳江徐某。邑諸生。通乍浦盜。常潛蹤往來。雖家人莫覺也。有周生者。與之友善。周故